

# 明代靖難之役與國都北遷

吳 晗

- 一 明太祖的折衷政策
- 二 定都南京
- 三 封建諸王
- 四 靖難
- 五 錦衣衛和東西廠
- 六 遷都北京

## 一 明太祖的折衷政策

自稱爲淮右布衣，出身於流氓而作天子的朱元璋，在得了勢力稱王建國之後，最惹他操心的問題第一是怎樣建立一個有力的政治中心？建立在何處？第二是用什麼方法來維持他的統治權？

明太祖在初渡江克太平時（至正十五年六月，西元一三五五），當塗學者陶安出迎：

太祖問曰：‘吾欲取金陵，何如？’安曰：‘金陵古帝王都，取而有之，撫形勝以臨四方，何向不克’。太祖曰：‘善’！（1）

至正十八年葉兌獻書論取天下規模：

今之規模，宜北絕李察罕（元將察罕帖木兒），南併張九四（吳張士誠），撫溫台，取閩越，定都建康，拓地江廣，進則越兩淮以北征，退則畫長江而自守。夫金陵古稱龍蟠虎踞，帝王之都，籍

---

（1）明史卷一三六陶安傳。

其兵力資財，以攻則克，以守則固。(2)

部將中馮國用亦早主定都金陵之說：

洪武初定淮甸，得馮國用，問以天下大計。國用對曰：‘金陵龍蟠虎踞，真帝王之都，願先渡江取金陵，置都於此。然後命將出師，掃除羣寇，倡仁義以收人心，天下不難定也’。

上曰：‘吾意正如此’。(3)

參酌諸謀士的意見，經過了長期的考慮後，以至正二十六年(西元一三六六)六月拓應天城，作新宮於鍾山之陽，至次年九月新宮成。這是吳王時代的都城。同月滅吳張士誠，十月遣徐達等北伐。十二月取溫台，降方國珍，定山東諸郡縣。

至正二十八年(西元一三六八)正月吳王稱帝，改元洪武，湯和平福建，四月平廣東河南。七月廣西平。八月徐達帥師入大都，元帝北走。十二月山西平。二年八月陝西平，南北一統。四年夏明昇降，四川平。十五年平定雲南。二十年元納哈出降，遼東歸附，天下大定。在這一長時期中，個人的地位由王而帝，所統轄的疆域，由東南一隅而擴為全國。元人雖已北走，仍保有不可侮的實力，時刻有南下恢復的企圖。同時沿海倭寇的侵軼也成為國防上的重大問題。在這樣情形之下，帝都的重建和國防的設計是當時朝野所最屬目的兩大問題。

基於天然環境的限制，東南方面沿海數千里時時處處有被倭寇侵犯的危險，東北方面長城外即是蒙古人的勢力，如不在險要處屯駐重兵，則黃河以北便非我有。防邊須用重兵，如

(2) 明史卷一三五葉兌傳。

(3)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一。 明史一二九馮勝傳。

以兵權付諸將，則恐尾大不掉，有形成藩鎮跋扈的危險。如以重兵直隸中央，則國都必須扼駐邊界，以收統轄指揮之效。東南是全國的經濟中心，東北為國防關係，又必須成為全國的軍事中心。國都如建設在東南，則北邊空虛，不能防禦蒙古人的南侵，如建設在北邊，則國用仍須仰給東南，轉運勞費，極不合算。

在政治制度方面，郡縣制和封建制的選擇，也成為當前的難題。秦漢唐宋之亡，沒有強藩屏衛是許多原因中之一。周代封建藩國，則又枝強幹弱，中央威令不施。這兩者中的折衷辦法，是西漢初期的郡國制。一面設官分治，集大權於中央，一面又封建子弟，使為國家扞禦。這樣一來，設國都於東南財賦之區，封子弟於東北邊防之地，在經濟上，在軍事上，在統治權的永久維持上都得到一個完滿的解決。這就是明太祖所採用的折衷政策。

## 二 定都南京<sup>(4)</sup>

明太祖定都南京的重要理由是受經濟環境的限制。第一因為江浙富饒為全國冠，所謂‘財賦出於東南，而金陵為其會’。

(5) 第二是吳王時代所奠定的宮闕，不願輕易棄去。且若另建都邑，則又須重加一層勞費。第三從龍將相都是江淮子弟，不願輕去鄉土。洪武元年四月取汴梁後，他曾親到汴梁去視

(4) 舊名建業建康，金陵，元為集慶，明太祖克集慶後以為應天府，洪武二年以為南京。十一年改為京師，成祖北遷後以為南京，以北京為京師。文中為行文便利計除引原文處仍其原稱外，一律稱南京。

(5) 邱濬大學衍義補都邑之建。

察，覺得雖然地位適中，可是四面受敵，形勢還不及南京。(6) 而在事實上則西北未定，爲轉餉屯軍計，不能不有一個軍事上的後方重地，以便策應。於是仿成周兩京之制，以應天(金陵)爲南京，開封爲北京。二年八月陝西平。九月以臨濠(安徽鳳陽)爲中都，事前曾和廷臣集議建都之地：

上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，或言關中險固，金城天府之國。或言洛陽天地之中，四方朝貢道里適均。汴梁亦宋之舊京。又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，就之可省民力。上曰：‘所言皆善，惟時有不同耳。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。但平定之初，民力未蘇息，朕若建都於彼，供給力役悉資江南，重勞其民。若就北平，要之宮室不能無更，亦未易也。今建業長江天塹，龍蟠虎踞，江南形勝之地，真足以立國。臨濠則前江後淮，以險可恃，以水可漕，朕欲以爲中都。何如？’羣臣稱善。至是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，如京師之制焉。(7)

在營建中都時，劉基曾持反對的論調，以爲‘鳳陽雖帝鄉，非建都之地’。(8) 八年四月罷營中都。(9)

洪武十一年(西元一三七八)以南京爲京師。(10) 太祖對於建都問題已經躊躇了十年，到這時纔決定。可是爲著要控制北邊，仍時時有遷都的雄心。選定的地點仍是長安洛陽和北

(6) 劉辰國初事蹟。

(7) 黃光昇昭代典則。

(8) 明史一二八劉基傳。

(9) 明史太祖本紀二。

(10) 明史地理志一。

平。當時獻議都長安的有胡子祺：

洪武九年監察御史胡子祺上書請都關中，帝稱善。遣皇太子巡視陝西。後以太子薨不果。(11)

他的理由是：

天下形勝地可都者四：河東地勢高，控制西北，堯嘗都之，然其地苦寒。汴梁襟帶河淮，宋嘗都之，然其地平曠，無險可憑。洛陽周公卜之，周漢遷之，然嵩邙非有鄱函終南之阻，澗灑伊洛非有涇渭灊滻之雄。夫據百二河山之勝，可以聳諸侯之望，舉天下莫關中若也。(12)

皇太子巡視陝西在洪武二十四年。則太祖在十一年定都南京以後仍有都長安之意。皇太子巡視的結果，主張定都洛陽：

太祖以江南地薄，頗有遷都之意。八月命皇太子往視關洛。皇太子志欲定都洛陽，歸而獻地圖。明年四月以疾薨。(13)

鄭曉記此事始末，指出遷都的用意在控制西北：

國朝定鼎金陵，本興王之地。然江南形勢終不能控制西北，故高皇時已有都汴都關中之意，以東宮薨而中止。

(14)

明史記：

(11) 明史一四七胡廣傳。

(12) 明史一一五興宗孝康皇帝傳。

(13) 姜清姜氏秘史一。

(14) 鄭曉今言二七四。

太子還獻陝西地圖。遂病，病中上言經略建都事。(15)

是則假使太子不早死，也許在洪武時已遷都到洛陽或長安了。又議建都北平：

遠平陝西，欲置都關中。後以西北重地非自將不可，議建都於燕，以鮑頻力諫而止。(16)

何孟春記鮑頻諫都北平事說：

太祖平一天下，有北都意。嘗御謹身殿親策問廷臣曰：‘北平建都可以控制邊塞，比南京何如？’修撰鮑頻對曰：‘元主起自沙漠，立國在燕，今百年，地氣天運已盡，不可因也。南京興王之地，宮殿已完，不必改圖。傳曰：在德不在險也’。(17)

明太祖晚年之想遷都，次要的原因是南京新宮風水不好。顧炎武記：

南京新宮吳元年作。初大內填燕尾湖爲之，地勢中下南高而北卑。高皇帝後悔之。二十五年祭光祿寺竈神文曰：‘朕經營天下數十年，事事按古有緒。維宮城前昂後窪，形勢不稱，本欲遷都。今朕年老精力已倦。又天下新定，不欲勞民，且興廢有數，只得聽天。惟願鑒朕此心，福其子孫’。(18)

由此看來，從洪武初年到二十四年這一時期中，明太祖雖然以南京作國都，可是爲了控制北邊的關係，仍時時有遷都的

(15) 卷一一五 興宗孝康皇帝傳。

(16) 春明夢餘錄一。

(17) 何孟春 餘冬錄二。

(18) 天下郡國利病書十三 江南一。

企圖。遷都到北邊最大的困難是漕運艱難，北邊磽瘠，如一遷都，則人口必驟然增加，本地的糧食不能自給，必須仰給東南，煩費不貲。次之重新創建城地宮闕，財力和人力耗費過多。懿文太子死後，這老皇帝失去勇氣，就從此不再談遷都了。

### 三 封建諸王

洪武二年四月編祖訓錄，定封建諸王之制。(19) 在沿邊要塞，均置王國：

明興，高皇帝以宋爲懲，內域削弱，邊圉勿威，使胡人得逞中原而居閭位。於是大封諸子，連亘邊陲。北平天險，爲元故都以王燕。東歷漁陽盧龍，出喜峯，包大寧，控塞蓀山，戎以王寧。東渡榆關，跨遼東，西並海被朝鮮，聯開原，交市東北諸夷，以王遼。西按古北口，瀕於雍河，中更上谷雲中，鞏居庸，蔽雁門，以王谷若代。雁門之南，太原其都會也，表裏河山以王晉。逾河而西，歷延慶韋靈，又逾河北，保寧夏，倚賀蘭，以王慶。兼殺隴之險，周秦都圻之地，牧坳之野，直走金城，以王秦。西渡河，領張掖酒泉諸郡，西扃嘉峪，護西域諸國以王肅。此九王者皆塞王也，莫不敷險陜，控要害，佐以元戎宿將，權崇制命，勢匹撫軍，肅清沙漠，壘帳相望。(20)

在內地則有：

周齊楚潭魯蜀諸王護衛精兵萬六千餘人，牧馬數千匹，亦皆部兵耀武，並列內郡。(21)

(19) 明史太祖本紀二。

(20) 何喬遠名山藏分藩記一

(21) 全上

洪武五年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，每府設三護衛。(22) 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，多者至萬九千人。(23) 王國中央所派守鎮兵亦得歸王調遣：

凡王國有守鎮兵，有護衛兵。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。其護衛兵從王調遣。如本國是險要之地，遇有警急，其守鎮兵護衛兵並從王調遣。(24)

守鎮兵之調發，除御寶文書外，並須得王令旨，方得發兵：

凡朝廷調兵，須有御寶文書與王，並有御寶文書與守鎮官。守鎮官既得御寶文書，又得王令旨，方許發兵。無王令旨，不得發兵。(25)

陜邊諸王尤險要者，兵力尤厚。如寧王所部至‘帶甲八萬，革車六千。所屬朵顏三衛騎兵皆驍勇善戰’。(26) 洪武十年又以羽林等衛軍益秦晉燕三府護衛。(27) 時蒙古人猶圖恢復，屢屢南犯。於是徐達、馮勝、傅友德諸大將數奉命往北平、山西、陝西諸地屯田練兵，為備邊之計。又詔諸王近塞者，每歲秋勒兵巡邊。(28) 遠涉不毛，校獵而還，謂之肅清沙漠。(29) 諸王封並塞居者，皆預軍務，而晉燕二王尤被重寄，數命將兵出塞及築城屯

(22) 明史兵志二衛所。

(23) 明史諸王傳序。

(24) 皇明祖訓兵衛條。

(25) 全上

(26) 明史寧王傳。

(27) 明史太祖本紀。

(28) 明史兵志三邊防。

(29) 視堯明九朝野記一



田,大將如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皆受節制。(30) 洪武二十六年三月詔二王軍務大者始以聞。(31) 由此軍中事皆得專決。一方面又預防後人懦弱,政權有落於權臣和異姓人之手的危險,特授諸王以干涉中央政事之權。諸王有權移文中央索取奸臣:

若大臣行姦,不令王見天子,私下傳致其罪而遇不幸者,到此之時,天子必是昏君。其長史司并護衛移文五軍都督府索取奸臣,都督府捕奸臣奏斬之,族滅其家。(32)

甚至得舉兵入清君側:

如朝無正臣,內有奸惡,則親王訓兵待命。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。(33)

又怕後人變更他的法度,把一切天子親王大臣所應作和不應作的事都定爲祖訓,叫後人永遠遵守。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正式頒布皇明祖訓條章於中外,並下令後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論。(34) 由此諸王各擁重兵,憑據險阨,並得干涉國事,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握大權,漸漸地釀成了外重內輕之勢。

分封過制之害,在洪武九年葉伯巨即已上書言之。他說:

先王之制,大都不過三國之一,上下等差,各有定分,所以強幹弱枝,遏亂源而崇治本耳。今裂土分封,使諸王各有分地,蓋懲宋元孤立,宗室不競之弊。而秦晉燕齊梁楚吳

(30) 明史晉恭王傳。

(31) 明史太祖本紀三。

(32) 皇明祖訓法律條。

(33) 全上

(34) 明史太祖本紀三。

蜀諸國，無不連邑數十，城郭宮室，亞於天子之都，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。臣恐數世之後，尾大不掉，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，則必生歛望，甚者緣間而起，防之無及矣。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，節其都邑之制，減其衛兵，限其疆理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。此制一定，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爲輔相，其餘世爲藩屏，與國同休，割一時之恩，制萬世之利，消天變而安社稷，莫先於此。

書上以難間骨肉坐死。(35) 其實這時諸王止建藩號，尙未就國，有遠見的人已經感覺到不安的預兆了。到洪武末年諸王數奉命出塞，強兵悍卒，盡屬麾下，這時太祖衰病，皇太孫幼弱，也漸漸地感覺到強藩的迫脅了。有一次他們祖孫曾有如下的談話。

先是太祖封諸王，遼寧燕谷代晉秦慶肅九國皆邊虜，歲令訓將練兵，有事皆得提兵專制便防禦。因語太孫曰：‘朕以禦虜付諸王，可令邊塵不動，貽汝以安’。太孫曰：‘虜不靖，諸王禦之，諸王不靖，孰禦之？’太祖默然良久曰：‘汝意何如？’太孫曰：‘以德懷之，以禮制之，不可則削其地，又不可則廢置其人，又其甚則舉兵伐之。’太祖曰：‘是也，無以易此矣’。(36) 太孫又和黃子澄密謀定削藩之計：

惠帝爲皇太孫時，嘗坐東角門，謂子澄曰：‘諸王尊屬擁重兵，多不法，奈何！’對曰：‘諸王護衛兵纔足自守，倘有變，臨以六師，其誰能支！漢七國非不強，卒底亡滅，大小強弱勢不同，

(35) 明史 一三九 葉伯巨傳。

(36) 尹守衡 明史竊革除紀。

而順逆之理異也’。太孫是其言。(37)

即位後高巍韓郁先後上書請用主父偃推恩之策，在北諸王子弟分封於南，在南子弟分封於北，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。當局者都主削藩，不用其計而靖難師起。(38)

#### 四 靖難

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(西元一三六八至一三九八)，皇太子標蚤卒，太孫允炆繼位，是為惠帝。(西元一三九九至一四〇二)時太祖諸子第二子秦王棧第三子晉王桐均先卒，四子燕王棣五子周王橚及齊湘代岷諸王均以尊屬擁重兵，多不法，朝廷孤危。諸王中燕王最雄桀，兵最強尤為朝廷所嫉。惠帝用黃子澄齊泰計謀削藩：

泰欲先圖燕。子澄曰：‘不然。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尚多不法，削之有名。今欲問罪宜先周。周王燕之母弟，(39)削周是削燕手足也’。(40)

定計以後，第一步先收回王國所在地之統治權，下詔‘王國吏民聽朝廷節制，惟護衛官軍聽王’。(41)建文元年二月又下詔

(37) 明史黃子澄傳。

(38) 明史高巍傳。

(39) 高皇后無子。建文太子標秦王棧晉王桐李淑妃出。燕王棣周王橚顯妃出。均為高皇后養子，故燕王起兵時冒稱高后嫡子，以圖變動天下耳目，且以為三兄俱死，已倫序當立。說詳清華學報十卷三期吳晗明成祖生母考。

(40) 明史黃子澄傳。

(41) 明史齊泰傳 明史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十五。

諸王毋得節制文武吏士。(42) 收回兵權及在王國之中央官吏節制權。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廢周王橚爲庶人。建文元年四月湘王柏懼罪自焚死，齊王榑代王桂有罪，廢爲庶人。六月廢岷山梗爲庶人。

燕王智勇有大略，妃徐氏爲開國元勳徐達女，就國後，徐達數奉命備邊北平，因從學兵法。徐達死後，諸大將因胡惟庸藍玉兩次黨案誅殺殆盡，燕王遂與秦晉二王並當北邊禦敵之任。洪武二十三年正月與晉王帥師往討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，征虜前將軍額國公傅友德等皆聽節制。三月師次迤都，咬住等降。(43) 獲其全部而還，太祖大喜。是後屢帥諸將出征，並令王節制沿邊士馬，威名大震。(44) 二十四年四月督傅友德諸將出塞，敗敵而還。二十六年三月馮勝傅友德備邊山西北平，其屬衛將校悉聽晉王燕王節制。二十八年正月帥總兵官周興出遼東塞，自開原追敵至甫答迷城，不及而還。二十九年帥師巡大寧，敗敵於徹徹兒山，又追敗之於兀良哈城而還。三十一年帥師備禦開平。(45) 太祖崩後，自以爲三兄都已先死，倫序當立，不肯爲惠帝下。周湘諸藩相繼得罪，遂決意反，陰選將校，勾軍卒，收材勇異能之士，日夜鑄軍器。(46) 建文元年七月殺朝廷所置地方大吏指齊泰黃子澄爲奸臣，援引祖訓，入清君側，稱其師曰靖難。

兵起時惠帝正在和方孝孺陳迪一些文士討論周官法度，

(42) 明史 恭閔帝紀。

(43) 明史 太祖本紀 三。

(44) 明史 成祖本紀 一。

(45) 明史 太祖本紀 三。

更定官制講求禮文。當國的齊泰黃子澄也都是書生，不知兵事，以舊將耿炳文爲大將往討。八月耿炳文兵敗於滹沱河，即刻召還，代以素不知兵的勳戚李景隆。時燕王已北襲大寧，盡得朵顏三衛曠騎而南。景隆乘虛攻北平不能克，燕王回兵大破之，二年四月燕王又敗景隆兵於白溝河，德州。進圍濟南，三月不克，爲守將盛庸所掩擊大敗解圍去。九月盛庸代李景隆爲大將軍。十二月大敗燕兵於東昌，燕大將張玉戰死，精銳喪失幾盡。三年燕兵數南下，勝負相當。所攻下的城邑，兵回又爲朝廷拒守，所據有的地方不過北平保定永平三府。恰好因惠帝待宮中宦官極嚴厲，宦官被黜責的逃奔燕軍，告以京師虛實。十二月復出師南下，朝廷遣大將徐輝祖（達子，燕王妃兄）出援山東，與都督平安大敗燕兵於濟眉山。燕軍謀遁還。惠帝又輕信謠言，以爲燕兵已退，一面也不信任徐輝祖，召之還朝。前方勢孤，相繼敗績。燕兵遂渡淮趨揚州，江防都督陳瑄以舟師迎降，逕渡江進圍南京，谷王橚及李景隆開金川門迎降，宮中火起，惠帝不知所終。燕王入京師即帝位，是爲成祖。（西元一四〇三至一四二四）。(47)

成祖入南京後作的第一件事是對主削藩議者的報復，下令大索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五十餘人，榜其姓名曰奸臣，大行屠殺，施族誅之法，族人無少長皆斬，妻女發教坊司，姻黨悉戍邊。方孝孺之死，宗族親友前後坐誅者至八百七十三人。(48) 萬歷

(46) 明史一四五姚廣孝傳。

(47) 明史恭閔帝紀 成祖紀 卷一四四盛庸傳 一二六李文忠傳 一二五徐達傳 明史紀事本末十六。

(48) 明史紀事本末十八。

十三年(西元一五八五)釋坐孝孺謫戍者後裔凡千三百餘人。

(49) 即位後的第一件事是盡復建文中所更改的一切成法和官制,表明他起兵的目的是在擁護祖訓和惠帝擅改祖宗成法之罪。(50) 由此祖訓成爲明朝一代治國的經典,太祖時所定的法令到後來雖然時移事變,也不許有所更改。太祖時所曾施行的制度,也成爲一代的金規玉律,無論無理到什麼地步,也因爲是祖制而不敢輕議。內中如錦衣衛和廷杖制,最爲有明一代的弊政。爲成祖所創的有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的制度,和皇帝的偵察機關東西廠。

## 五 錦衣衛和東西廠<sup>(51)</sup>

錦衣衛和東西廠明人合稱爲廠衛。錦衣衛是外廷的偵察機關,東西廠則由宦官提督,最爲皇帝所親信,即錦衣衛也在其偵察之下。

錦衣衛初設於明太祖時,是皇帝的私人衛隊。其下有鎮撫司,專治刑獄,可以直接取詔行事,不必經過外廷法司的手續。

(52) 錦衣衛的主要職務是‘察不軌妖言人命強盜重事’,專替皇帝偵察不忠於帝室的和叛逆者,其權力在外廷法司之上。洪武二十年(西元一三八九)曾一度取消錦衣衛的典詔獄權。到了成祖由庶子篡逆得位,自知人心不附,兼之內外大臣都是惠

(49) 明史 方孝孺傳。

(50) 明史 成祖本紀一 鈔本 燕王命旨。

(51) 作者有耑文討論,參閱大公報 史地周刊第十三期 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(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)。

(52) 王世貞 錦衣志。

帝的舊臣，深恐惠帝未死，諸臣或有復國的企圖，於是重復錦衣衛的職權，使之活動，以爲箝制臣民之計。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一個最高偵察機關叫東廠。因爲在起兵時很得了惠帝左右宦官的力量，深信宦官的忠心，付以‘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’的職權。以後雖時革時復，名義也有時更換（如西廠外廠內行廠之類），但其職權及地位則愈來愈高，有任意逮捕官吏平民和任意刑訊處死的權力。

靖難兵起時宦官狗兒鄭和等以軍功得幸，即位後遂加委任。有派作使臣的如永樂元年（西元一四〇三）遣內官監李興出使暹羅。(53) 馬彬出使爪哇諸國。三年遣太監鄭和出使西洋。(54) 有派作大將的，如永樂三年之使中官山壽帥兵出雲州規敵。(55) 又因各地鎮守大將多爲惠帝舊臣，特派宦官出鎮和監軍，使之伺察，永樂元年命內臣出鎮及監京營軍。(56) 出鎮的例如馬靖鎮甘肅，馬騏鎮交趾，監軍的如王安之監都督譚青軍。(57) 由是司法權和兵權都慢慢地落在宦官手中。宣德以後，人主多不親政事，內閣的政權也漸漸地轉到內廷司禮監手中去了。在外則各地鎮守太監成爲地方最高長官，積重難返，形成一種畸形的閹人政治。英宗時的王振，曹吉祥，憲宗時的汪直，梁芳，武宗時的劉瑾，神宗時的陳增，高淮，熹宗時的魏忠賢，思宗時的曹化淳，高起潛，莫不竊弄政柄，禍國殃民，舉凡軍事外交

(53) 明史宦官傳。

(54) 明史成祖本紀二。

(55) 全上

(56) 全上

(57) 明史宦官傳序。

內政財政司法一切國家大政，都由宦官主持，甚至閣臣之用黜都以宦官的好惡爲定。他們只圖私人生活的享樂，極力搜括掙斂，榨取民衆的血汗，誘導皇帝窮奢極慾，大興土木，騰祠對外則好大喜功，生靈外族，馴至民窮財盡，叛亂四起。外廷的士大夫與之相抗的都被誅殺放逐，由此朝廷分爲兩黨，一派附和宦官，希圖富貴，甘爲鷹犬。一派則極力攻擊，欲將政權奪回內閣，建設清明的政府。閹人和士人兩派勢力互爲消長，此仆彼興，一直鬧到亡國。

廷杖也是祖制的一種，太祖時曾杖死工部尚書薛祥，<sup>(58)</sup>鞭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。<sup>(59)</sup>以後一直沿用，正德十四年（西元一五一九）以諫止南巡廷杖舒芬等百四十六人，死者十一人。嘉靖三年（西元一五二四）羣臣爭大禮，廷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，死者十六人。內外大臣一拂宦官或皇帝之意，即時廷杖，由錦衣衛執行，打而不死者或遣戍邊地，或降官，或仍舊衣冠辦事。宣宗時又創立枷之刑，國子祭酒李時勉至荷枷國子監前。<sup>(60)</sup>直到熹宗時魏忠賢杖死萬燾，大學士葉向高以爲言，忠賢乃罷廷杖，把所要殺的人都下鎮撫司獄，用酷刑害死，算是代替了這一祖制。

錦衣衛東西廠和廷杖制原都是爲鎮壓反動勢力，故意造成恐怖空氣，使臣民懼於淫威不敢反側的臨時設施。一經施用，大小臣民都惴惴苟延，不知命在何日。太祖時朝官得生還

(58) 明史一三八 薛祥傳。

(59) 明史刑法志三。

(60) 全上一六三 李時勉傳。



田里，便爲大幸。(61) 皇帝的威權由之達於頂點。這三位一體的恐怖制度使專制政體的虐燄高得無可再高，列朝的君主也有明知這制度的殘酷不合理，但是第一爲著維繫個人的威權，第二因爲這是祖制，所以因仍不廢。英宗以來的君主多高拱深宮，宦官用事，利用這制度來樹威擅權，排斥異己，雖然經過若干次士大夫的抗議，終歸無效。一直到亡國才自然消滅，竟和明運相終始。

## 六 遷都北京

成祖以邊藩篡逆得位，深恐其他藩王也學他的辦法再來一次靖難，即位之後，也採用惠帝的削藩政策，以次收諸藩兵權，非惟不使干預政事，且設立種種苛禁以約束之。建文四年(西元一四〇二)徙谷王於長沙，永樂元年徙寧王於南昌，以大寧地界從靖難有功之朵顏福餘泰寧三衛，以償前勞。(62) 削代王帳王護衛。四年削濟王護衛，廢爲庶人。十年削遼王護衛，遼王已於建文元年徙荊州。十五年谷王以謀反廢。十八年周王

(61) 明史一三八楊靖傳附嚴德珉傳。二八五孫賈傳。

(62) 明史三二八三衛傳。成祖本紀元年三月‘始以大寧地界兀良哈’，兵志三同。按兀良哈爲地名，在潢水(即西喇木倫 Sira-Muren)北。西起興安嶺，東至哈爾濱長春等平野。南有全寧衛，更南有大寧衛。太祖高皇帝實錄一九六：‘二十二年五月辛卯，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指揮使司於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’。明人習稱泰寧朵顏福餘爲兀良哈三衛，更節爲兀良哈。兀良哈及三衛之名稱由來，詳見日本箭內互兀良哈三衛名稱考。

獻三護衛。盡削諸王之權，於護衛損之又損，必使其力不足與一鎮抗。(63) 到宣宗時漢王高煦武宗時安化王寘鐫寧王宸濠果然援例造反，遂更設爲厲禁，諸王行動不得自由，即出城省墓亦須奏請。二王不得相見。(64) 受封後即不得入朝。(65) 甚至在國家危急時，出兵勤王亦所不許。(66) 只能衣租食稅，憑著王的位號在地方上作威福，肆害官民。(67) 王以下的宗人生則請名，長則請婚於朝，祿之終身，喪葬予費。(68) 仰食於官，不使之出仕，又不許其別營生計，‘不農不仕，吸民膏髓’。(69) 生齒日蕃，國力不給，世宗時御史林潤言：

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，而諸府祿米至八百五十三萬石。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萬石，而宗祿二百二十二萬。以河南言，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，而宗祿百九十二萬。(70)

不得已大加減削，宗藩日困。(71) 棗陽王祐楹請除‘宗人祿，使以四民業自爲生。賢者用射策應科第’，不許。(72) 神宗二

(63) 萬言管輅文鈔內編二諸王世表序。

(64) 明史諸王傳贊 襄王傳。

(65) 明史 崇王傳。

(66) 明史 韓王傳 唐王傳。

(67)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三十二明分封宗藩之制。

(68) 明史 諸王傳序。

(69) 明史二一四韜學顏傳。

(70) 明史 食貨志六。

(71) 明史 諸王世表序。

(72) 明史一一九襄王傳。

十二年(西元一五九四)鄭世子載堉請許宗室皆得儒服就試,毋論中外職,中式者視方品器使。(73)從此宗室方得出仕。國家竭天下之力來養活十幾萬遊蕩無業的貴族遊民,不但國力爲之疲敝不支,實際上宗室又因不能就業而陷於貧困,勢不能不作奸犯法,擾害平民。這也是當時創立‘祖制’的人所意想不到的。

成祖削藩的結果,寧谷二王內徙,盡釋諸王兵權,北邊空虛。按照當時的情勢‘四裔北邊爲急,倏來倏去,邊備須嚴。若畿甸去遠而委守將,則非居重取輕之道’。(74)於是有遷都北京之計,以北京爲行在,屯駐重兵,抵禦蒙古人的入侵:

太宗靖難之勦旣集,切切焉爲北顧之慮,建行都於燕,因而整戈秣馬,四征弗庭,亦勢所不得已也。鑾輿巡幸,勞費實繁。易世而後,不復南幸,此建都所以在燕也。(75)

合軍事與政治中心爲一,以國都當敵。朱健曾爲成祖遷都下一歷史的地理的解釋。他說:

自古建立都邑,率在北土,不止我朝,而我朝近敵爲甚。且如漢襲秦舊都關中,匈奴入寇,烽火輒至甘泉。唐襲隋舊都亦都關中,吐蕃入寇輒到渭橋。宋襲周舊都汴,西無靈夏,北無燕雲,其去契丹界直澗甸耳。景德之後亦輒至澶淵。三治朝幅員善廣矣,而定都若此者何?制敵便也。我朝定鼎燕京,東北去遼陽尙可數日,去漁陽百里耳。西

(73) 全上鄭王傳。

(74) 章潢圖書編三十三論北龍帝都垣局。

(75)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十直隸方輿紀要序。

北去雲中尙可數日，去上谷亦僅倍漁陽耳。近敵便則常時封殖者尤勤，常時封殖則一日規畫措置者尤亟，是故去敵之近，制敵之便，莫有如今日者也。(76)

建都北京的最大缺點是北邊糧食不能自給，必須仰給東南。海運有風波之險，由內河漕運則或有時水涸，或被寇盜所阻，稍有意外，便成問題：

今國家燕都可謂百二山河，天府之國，但其間有少不便者，漕粟仰給東南，而運河自江而淮而黃，自黃而後自汶而衛，盈盈衣帶，不絕如綫，河流一涸，則西北之腹盡枵矣。元時亦輸粟以供上都，其後兼行海運。然當羣雄干命之時，烽烟四起，運道梗絕，惟有束手就困，此京師之第一當慮者也。(77)

要解決這兩個困難，則第一必須大治河道，第二必須仍駐重兵於南京，鎮壓東南。成祖初年，轉漕東南，水陸兼輓，仍元人之舊，參用海運，而海運多險，陸運亦艱。九年命宋禮開會通河，十三年陳瑄鑿清江浦，通北京漕運，直達通州，而海陸運俱廢。(78) 運糧官軍十二萬人，有漕運總兵及總督統之。(79) 十九年(西元一四二一)遷都北京後，以南京爲留都，仍設五府六部官，並設守備掌一切留守防護之事，節制南京諸衛所。(80)

永樂元年以北平爲北京。四年詔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宮

(76) 朱健 古今治平略 古今都會。

(77) 謝肇淛 五雜俎。

(78) 明史 成祖本紀二 八十五 河渠志三 七十九 食貨志三。

(79) 明史 職官志五 食貨志三。

(80) 明史 職官志五。

殿。十八年北京郊廟宮殿成，詔以北京爲京師，不稱行在。(81) 在實際上，自七年以後，成祖多駐北京，以皇太子在南京監國。自邱福征本雅失里汗敗死後，五入漠北親征。(82) 自十五年北巡以後，即不再南返。南京在事實上，從七年北巡後即已失去政治上的地位，十九年始正式改爲陪都。

遷都之舉，當時有一部份人不了解成祖的用心，力持反對論調：

三殿災，詔求直言。羣臣多言都北京非便。帝怒，殺主事蕭儀曰：‘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計，久而後定，非輕舉也’。(83)

仁宗(西元一四二五)即位後，胡濙從經濟的立場‘力言建都北京非便。請還南都，省南北轉運供億之煩’。(84) 於是又定計還都南京，洪熙元年三月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。五月仁宗崩，遷都之計遂又擱置不行。(85) 一直到英宗正統六年(西元一四四九)北京三殿兩宮都已告成，才決定定都北京，詔文武諸司不稱行在，仍以南京爲陪都。(86)

成祖北遷以後，三面臨敵，邊防大重。東起鴨綠，西抵嘉峪，綿亘萬里，分地守禦。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，繼設寧夏

(81) 明史成祖本紀。

(82) 八年征韃靼本雅失里，十二年征瓦剌馬哈木，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三征韃靼阿魯台。

(83) 明史一四九夏原吉傳。

(84) 明史一六九胡濙傳。

(85) 明史仁宗本紀。

(86) 明史英宗前紀。

甘肅薊州三鎮，又加上太原固原是爲九邊。(87) 每邊各設重兵，統以大將，副以裨裨，監以憲臣，鎮以開府，聯以總督，無事則畫地防守，有事則犄角爲援。(88) 失策的是即位後即徙封寧王於江西，把大寧一帶地，(89) 送給從征有功的朶顏三衛，自古北口至山海關隸朶顏衛，自廣寧前屯衛西至廣寧鎮白雲山隸泰寧衛，自白雲山以北至開原隸福餘衛。而幽燕東北之險，中國與夷狄共之，胡馬疾馳半日可抵開關下。遼東廣寧錦義等城自此與宣府懷來隔斷懸絕聲不相聯。(90) 又以東勝(91) 孤遠難守，調左衛於永平，右衛於遵化而墟其地。(92) 興和(93) 爲阿魯台所攻，徙治宣府衛城而所地遂虛。(94) 開平(95) 爲元故都，地處極邊，西接興和而達東勝，東西千里，最爲要塞。自大寧棄後，宣遼隔絕，開平失援，胡虜出沒，餉道艱難，宣德五年(西元一四三〇)從薛祿議，棄開平，徙衛於獨石。(96) 後來‘三岔河棄而遼東悚，河套棄而陝右警，西河棄而甘州危’。(97) 國防遂不可問。初期國力尙強，

(87) 明史兵志三。

(88) 黃道周博物典彙十九，九邊。

(89) 今熱河平泉赤峯朝陽等縣地。

(90) 勝從簡殊域周咨錄十六鞏鞏。

(91) 今綏遠托克托縣及蒙古茂明安之地。

(92) 明史兵志三 地理志二山西。

(93) 元興和路，自張家口以北至內蒙古蘇尼特旗皆其境。洪武三年爲府，後廢。三十年置興和守禦千戶所。今察哈爾張北縣治即興和故城。

(94) 明史地理志一京師。

(95) 在今察哈爾多倫縣地。

(96) 明史地理志一 殊域周咨錄十七鞏鞏 方孔炤全邊略紀三宣府略。

(97) 博物典彙十九。

對付外敵的方法是以攻爲守，太祖成祖宣宗三朝並大舉北征，以兵力逼蒙古人遠遁，使之不敢近塞。英宗以後國力漸衰，於是只以守險爲上策，坐待敵來，諸要塞盡棄而邊警由之日亟。正統十四年(西元一四四九)瓦剌也先入寇圍北京。嘉靖二十九年(西元一五五〇)韃靼俺答入寇薄都城。這兩次的外寇都因都城兵力厚不能得志，焚掠近畿而去。崇禎十七年(西元一六四四)流寇李自成北犯，宣府和居庸的守臣都開門揖敵，遂長驅進圍北京，太監曹化淳又開門迎入，明遂亡。由此看來，假如成祖當時不遷都北京，自以身當敵衝，也許在前兩次蒙古人入犯時，黃河以北已不可守，宋人南渡之禍，又要重演一次了。

